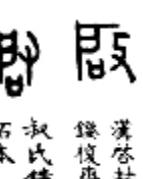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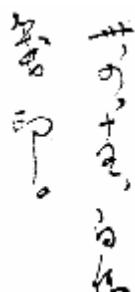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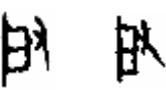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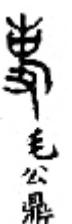


董作賓¹篆刻創作實例賞析

文/陳信良

1.〈作賓啓事〉方形朱文印，題記：「卅、四、十五，自作篆印。」

			
《補補》 ²	《金文編》	《類編》	《金石》
			
《合集》《合集》 33982 13117	《金文編》	《說補》	《類編》

印中「作」形近金文，與甲骨文略異。《類編》未見「乍」、「作」，《類纂》刊於 1239 頁，形見《合集》6923、22247 等。「賓」字之形《類編》釋「賓」，《類

¹ 董作賓（1895~1963），原名作「作仁」，後改「作賓」。字彥堂，又作雁堂，別署平廬。河南省南陽人。甲骨學家，印風參合金文、甲骨、籀文等，布字爽朗平和，甲骨印風有獨到之處。著有《平廬印存》等。

² 《補補》即《說文古籀補補》，《類編》即《殷虛文字類編》，《金石》即《金石大字典》，《合集》即《甲骨文合集》，《說補》即《說文古籀補》，《書契》前上即《殷虛書契》前編上集，《類纂》即《漢印文字類纂》。

篆》釋「宀」，即「宀」，冥合、吻合也。容庚《金文編》引高景成說：「古冂、人、宀、元四字俱通，象室下來人，賓客之意。《說文》：「从宀聲，非。孳乳爲賓。」³「宀」字《類編》未列，見《類篆》中冊 787 頁。「事」形見《合集》1672、5636 等。從以上可知，甲骨學研究者董作賓在應用甲骨文入印是極爲靈活自如的，其取資來源自可不好字編之限。

現代篆刻家來楚生〈然犀室印學心印·線條〉云：「線細貴遒勁，如高柳之垂絲；線闊貴渾雄，如長鯨之飲海。反之，纖巧嫩軟，平扁臃腫，便落下乘矣。線闊未必老，愈闊愈難老；線細未必嫩，愈細愈不嫩。要在刀法老練，不在線條闊細也。線有曲直，直線宜中粗，中粗見力。程彥明所謂一劃之勢，可擔千鈞，曲線宜中細，中細易勁，文彭（壽承）所謂旋轉圓活，若鴻毛之順風也。線有朱白，俱尚圓渾。中鋒落石，刀路中間深而兩邊淺，則藏鋒斂鍔，筋骨在中，雖偏貼印面，而其象卻是渾圓。近有以起底刀起之使平，則線與底成垂直，其象輒易平偏而呆板矣。線光忌浮滑，線缺忌鋸牙，要在不光不缺之間。」

的確，如其所言：「要在刀法老練，不在線條闊細也……。線光忌浮滑，線缺忌鋸牙，要在不光不缺之間。」鄧散木於印作〈浦江西畔人家〉亦云：「余生平不喜圓朱文，嫌其界軟無節概也……。」董氏用刀明確，骨肉停勻、奇矯聳拔，具峭健之氣，另有新貌，或說爲「方朱文」。「作」字「L」形筆畫兼具造形與字間界格，「賓」與「事」上下尖形相互鼎立，印面筆畫雖少，亦蘊含豐沛語意，清麗新穎，意味深長。

³ 湯可敬《說文解字今釋》上冊，998 頁，長沙：岳麓書社，2001 年 12 月。

826
827
頁

26
27

卷之四

卷之三十一

卷之三

庚午卜方商方其䷗作擗	丁卯卜作山于脩	甲辰卜三弱彝作索
二歲弱一作𠀤	勿作山于脩四月	辛未卜作山
貞歸其作𠀤	辛未卜作山	辛未卜作山
辛卯卜其三作𠀤		

《類纂》下冊 1239 頁「乍、作」局部



《合集》22247 局部



《合集》6923



《合集》13542



《合集》6666



《合集》17551 白



《合集》33796 局部



《書契》前上 1 · 9



《書契》前上 5 · 28



《書契》前上 5 · 28



《合集》13117



《合集》33982



《合集》5636



《合集》167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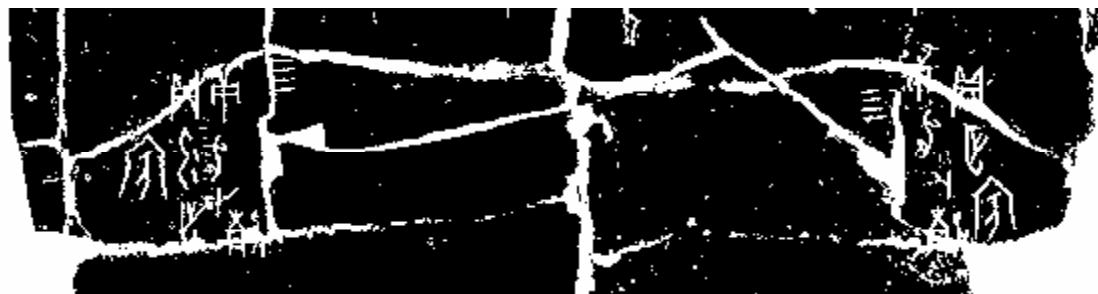


《合集》6498

2.〈董作賓〉長形白文印，題記：「四十二年一月以甲卜文刻于臺北平廬。作賓。」



「董」字《類編》未見、《類纂》亦無，甲骨文未見，作者疑取用先秦古璽文字，「作賓」見《合集》32 (...庚申卜~~殷~~貞作賓...庚申卜~~殷~~貞勿作賓。)、15191 (戊...卜~~殷~~貞我勿作賓)。內容為...~~方~~作...或兩字各自出現，如：《合集》277、6497、6498等。



《合集》32 正 局部



《合集》15191

此印字體結構緊實，疏密有致，清袁三俊《篆刻十三略·結構》云：「結構不精，則筆畫散漫，或密實，或疏朗，字體各別，務使血脉貫通，氣象圓轉⁴。」。外側白框略似歪斜但其意直。收筆細尖如針，抑揚頓挫，清晰可辨，邊款篆隸形神共融，不拘形體頗得自趣。

董氏《平廬藏印》⁵自序說：「常夢得多石印，極良，喜出望外，醒則又懊喪無端，其嗜之深如此。」足見對篆刻藝術的喜好，又云：「甲骨文本身有過二百七十三年的歷史，他的書契，有肥、有瘦、有方、有圓、有的勁峭剛健，有頑廉儒立的精神，有的婀娜多姿，有瀟灑飄逸的感覺，舉殷代中興名王武丁時代為例，那時候的使臣們書契文字，氣魄宏放，技術嫋練，字裡行間，充滿了藝術的自由精神，決不是其餘各王朝所能比擬的……⁶。」

勞榦曾說：「彥堂先生在幼年曾學篆刻，因而對篆文早就很熟悉，這對甲骨文是很有幫助的，曾向勞榦先生言及，他鑑定甲骨文真偽的一種方法，便是從原來刻時的刀法來看，而這種心得就是從篆刻的方法中領悟到的。他寫的甲骨文名滿天下，其寫法有深邃的功力，一般朋友是學不到的，這是他在刻圖章上樹立的基礎。他不常刻圖章，可是刻出來都十分好⁷。」游國慶認為只憑不足百方的《平廬印存》（43~64歲之中晚期作品）談論董作賓的篆刻藝術成就，恐令人質疑。

⁴ 韓天衡《歷代印學論文選》上冊，153頁，杭州：西泠印社，1999年8月。

⁵ 《平廬藏印》收入民國22年到43年期間88方的篆刻作品，即39~60歲之間的創作。

⁶ 董作賓〈甲骨文書法〉，刊《印林》第17卷第3期（總99期），18-19頁，臺北：印林出版社，1996年9月。內容轉載自《萬象·甲骨文詩畫集》。

⁷ 董玉京〈我的父親與甲骨文書法〉，載《中央日報》民國82年4月17日長河版。

但礙於資料不足所限，分析研究無法周全，也無可奈何⁸。林師進忠說：

「在印式表現的變化多趣，呈現出其對古璽印的博涉與深識；從其布字揖讓虛實的妥適安排，可感其在篆刻創作理念性情的高逸妙悟；而從其親題的說明小簡內容可知其古文字學的實力確是植基於篆文，並匯通金文與甲骨文，知其變始能活用；再從其自由集用金文入印與表現線質的溫厚，可知他對金文筆韻的體會是極為精到的⁹。」

董氏與其他民國期間多以甲骨文入印的篆刻家如簡經綸、易大厂、楊仲子等人來比較，有其獨到的印風與內涵，與他親身從事挖掘考古的工作，且能親見實物有莫大的關係。

民國十四年（1925）夏天，董作賓（三十一歲）與莊尚嚴皆於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任助教，一晚兩人討論起未來的發展計畫，董作賓說他是河南人、莊尚嚴專長是考古，遂提議至安陽發掘甲骨，如此結合可以開創一番新道路。但莊氏認為二人研究甲骨學的基礎（小學訓詁文字學）不足，計畫恐難以成行。但董作賓卻說：「為今之計，只有占先，一面發掘，一面研究。有了新資料，就有了新問題，這問題就會逼你非讀小學和細心思考不可，自然會有新局面、新結論……。舊路已為人家佔滿，不另闢新天下，那有咱們年輕人的出頭之日¹⁰？」果然在民國十七年（1928）年，即前往安陽小屯挖掘甲骨，致函傅斯年，並獲金額援助，此種開創與研究的精神的確是值得研究後輩仿效學習的。

⁸ 游國慶〈董彥堂先生篆刻藝術之探析〉，刊《印林》第17卷第3期（總99集），6頁，臺北：印林雜誌社，1996年9月。

⁹ 林進忠〈董作賓的甲骨文法書賞讀--兼及殷商卜辭的書契〉，刊《印林》第17卷第3期（總99集），24頁，臺北：印林雜誌社，1996年9月。

¹⁰ 董玉京〈董作賓（彥堂）與第一次殷墟發掘〉，刊《紀念殷墟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55-60頁，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3年3月。